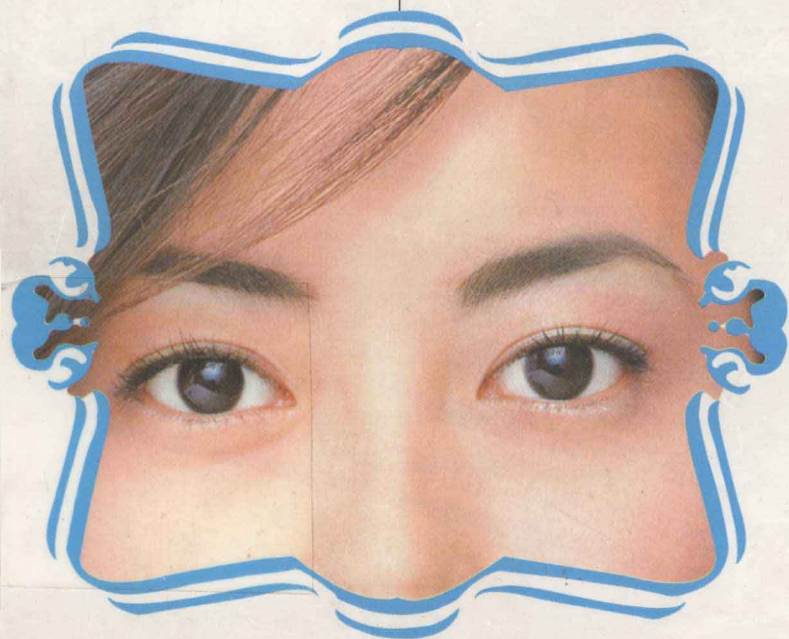


彭光军
著

坐 标



湖南文艺出版社

坐 标

彭光军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风文丛

责任编辑：如 戈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200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800,000

ISBN 7-5404-2267-X

简易精装：I·1715 全套定价：180.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远大一路马王堆 邮编：410001)

郑重声明

人物故事纯属虚构，
请君切勿对号入座。
部分章节可能雷同，
大千世界难免巧合。

内 容 提 要

商海浪滔，灯红酒绿。弃教经商的中学教师易伟身不由己，与商界同行出入康乐园娱乐城，认识了如花似玉的坐台小姐王玲。王玲的悲惨命运使易伟深表同情，并多次给王玲以无私帮助。心存感激的王玲爱上了年过半百的易伟，因而演绎出一场悲惨的生死恋。易伟经受着灵与肉的考验……

作者满怀忧患意识，无情地鞭笞了社会上的种种腐朽现象，不可置疑地强调在改革开放中维护正常的婚姻和家庭，加强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全书文笔生动流畅，一气呵成，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序

石 奇

敬爱的读者，当您拿起《坐标》这本小说，如果因为作者在文学界毫无名气而觉得不屑一顾的话，那么您是大错特错了。

我和作者是初中同学。四十多年前，我就发现他很有写作才能，特别擅长写诗。他虽然是一位数学教师，只花了两个半月就写成这部长篇，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有的人虽然不是作家，但他们并非没有当作家的本领。凭着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较好的文学功底，只要动笔，写出的东西不会比一般作家差，甚至可能会一鸣惊人。在我看来，他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他过去忙于繁重的教学任务，没有把精力放到写作上。

因为我与作者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是一个爱好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刚直不阿，喜欢独立思考，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盲从。他虽然很有本事，却一辈子怀才不遇。

满怀忧患意识，把握时代脉搏；点击社会热点，揭开两性误区；启迪人生哲理，呐喊教育兴国。这是我对全书的整体印象，整个作品具有较强烈的真实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我是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的，我不想在这里对作品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我只是敬请广大读者留意——不妨认真读读这本书。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兰飞设宴香满楼 宾主共聚娱乐城	1
第二章 长弓情坠凤凰阁 易伟解囊帮弱女	36
第三章 易伟智斗小帅哥 兰飞情陷招待所	67
第四章 石朋乘危占靓女 易伟坦言平风波	95
第五章 深夜独访派出所 挥拳严惩酒醉汉	126
第六章 严词感化疯姑娘 无奈救出风尘女	158
第七章 石朋逞强遭蒙羞 兰飞囊空借高利	191
第八章 坐怀不乱江都夜 劫匪逞凶火车上	222
第九章 大江魂断痴情女 古城情殇刚强汉	250
第十章 鸿雁飞书指迷津 恶梦初醒回学校	282



第一章

兰飞设宴香满楼
宾主共聚娱乐城

✱“唱卡拉 OK，这是最好的安排，现在最流行这一套，难道你没有听说‘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舞女一抱，事情办到’？……”

✱“哼，你不爱钱，鬼才相信！……现在贪官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爱钱。”

✱我为什么要爱他们？也许他们是一时感情冲动，寻欢作乐，无意中播下了我这颗种子。

六月的江南古城，酷暑炎炎。人们耐不住夏日的高温，街道上少有行人。古城书市门庭冷落，看不到往日的繁荣。

三家村书店是古城书市里的一家普通书店，由易伟、兰飞、文书强等三人合伙开办的。商场如战场，天时、地理、人和，他们深谙把握商机的重要性，希望三人和睦相处，长期合作，因而给书店取名为三家村书店。易伟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学教师。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使他深恶知识分子的文人相轻，痛绝职称评定中的勾心斗角，加上“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条件，他毅然弃教经商。因为是白手起家，缺少雄厚的资金，他只得和兰飞、文书强合作。兰飞、文书强都是未届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年龄的差

距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合作。易伟的那种宽容大度和乐于助人的性格，很快获得了兰飞和文书强的尊敬。

时近中午，易伟和营业员小刘、小方正无所事事地坐在书店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易伟连忙拿起电话听筒。

“喂！是易老师吗？”听筒里传来兰飞粗亢的声音：“请您赶快到香满楼酒家来吃饭！”

“文书强呢？”易伟在关键的时候，不会忘记朋友。

“他已经来了。还有石朋、常长弓也来了，就只等您了！”

“好，我马上就过来！”易伟放下电话听筒，对小刘、小方说：“走，和我一起吃饭去！”

“我们不去吧！”小刘、小方想推辞，易伟把手一挥：“走走走！天气这么热，反正没有什么生意。你们去给对面书店的小余打声招呼，请她今天中午关照一下我们的书店。”

香满楼大酒家坐落在紧连古城书市的大街口，距三家村书店只几十米的距离，易伟、小刘、小方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恭候在一楼餐厅门前的两位漂亮的迎宾小姐对他们说了声“欢迎光临”，并礼貌地鞠了一躬之后，推开餐厅的玻璃大门。他们步入餐厅，一眼就看到兰飞等七人早已围坐在紧靠餐厅临街的落地大窗前的一张圆桌边。

餐厅里装饰着豪华而醒目的灯柱，用高级涂料粉刷过的墙面上挂着《花开富贵》等几幅精美的苏绣大画，使得餐厅内平添了几分春意。餐厅四角配有功率强大的柜式空调，不住地释放出股股冰凉的冷气，把古城的酷暑完全排除在餐厅之外。

易伟、小刘、小方一来到餐桌边，兰飞就站了起来，指着 he 身旁的戴眼镜的先生和飘长发的女士，向易伟介绍道：

“这是杂志社的伍社长、黎总编。”

“伍社长好！黎总编好！”易伟伸过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兰飞转过身来，又向伍社长和黎总编介绍道：

“这是易老师，我们书店经理。这是小刘、小方，也是我们书店的。”

“幸会！幸会！”伍先生和黎女士说。

石朋、常长弓也是古城书市的老板，都是兰飞的好朋友，易伟和他们经常见面，文书强是易伟的合伙人，因而免除了一些不必要的礼节。坐在兰飞左边的是何先生，易伟曾和他有一面之识，和他拉了拉手，便和小刘、小方在空位上坐了下来。

年轻潇洒的兰飞先生今天显得特别兴奋，他的两腮闪着青光。显然，为了接待贵宾，他刚理了发、刮过脸，平日浓密的络腮胡须一根也不见了，但上唇边的黑须保存完好。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不过，这副眼镜并不有损兰飞的形象，而且还给他增添了几分学者派头。

虽然兰飞未届而立之年，却在商海里搏击了十余个春秋，成了古城书市小有名气的书老板，熟悉他的人见了 he 总爱尊称一声“兰总”。兰飞先生自恃才高，志气过人，脸上往往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气。

伍社长名叫伍良诚，黎总编名叫黎慧，他俩为办好一份期刊杂志紧密合作，竭尽全力，但他们的期刊顶不住书刊发行的激烈竞争，期期亏损。为了寻求转机，扭亏为盈，他们慕兰飞先生之名，今天上午专程从北京飞来古城。兰飞先生

派专车到机场接来这两位贵宾，下榻香满楼大酒家。何先生本名叫何世劳，是兰飞大学同窗四年的好友。因为与“和事佬”谐音，大家都叫他“和事佬”。何先生也很高兴大家这样叫他，因为他在工作、生活的实际中，“和事佬”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常言道：“和为贵”。和字当头，前途广开。靠着这个和字，他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靠着这个和字，他这个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省广播电视厅，使他这个本来应从教的师范生成为机关大院里的白领人。何先生现在是省广播电视厅某办公室最年轻的主任。伍良诚曾与人合编过电视剧，在古城拍摄，都是何先生接待的，他们早已成为好朋友。正是因为有何先生的撮合，才会有今天的见面和午宴。今天的目的是协商有关兰飞承包总发伍先生的期刊杂志。

凭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兰飞对于自己承包这一期刊杂志非常自信，对于这次见面和协商更是胸有成竹。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更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增强午宴的热烈气氛，兰飞还特别邀请了易伟、石朋、文书强、常长弓等几位好友为自己助阵作陪。

菜上来了，十来个特色菜满满当当摆在大圆桌上。论荤腥有清炖水鱼、清蒸鲈鱼、椒盐基围虾、五圆整鸡、虎皮扣肉；论素菜有油淋青椒、水煮香干、番茄蛋汤。总之，荤素搭配合理，色香味俱全。啪，酒瓶盖打开了，啤酒往外冒着肥皂液似的泡沫，服务小姐迅速而熟练地给每个人斟酒。易伟和黎慧声称不喝酒，特别要了雪碧，遵循黎慧女士的建议，在雪碧里还加了些醋。据黎女士的介绍和伍先生的证实，雪碧加醋是中央某某高级领导接受保健医生的建议而采

用的最新最佳的饮用方式，已在北京广为流行。惟有石朋一人觉得啤酒不够刺激，他嚷着要了一瓶白酒。

在座的人，包括兰飞在内，和伍先生、黎女士都是初次见面，因而大家都有点拘谨。正当大家望着眼前的酒、菜发愣的时候，早就按捺不住的文书强第一个拿起筷子，夹起几条红油猪耳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嚼起来，惹得大家忍俊不禁，相互间传递着会心的微笑。文书强旁若无人，透过厚厚的玻璃眼镜，一双黑眼球发出探索的目光，终于盯上了拼盘上的火腿肠，迅速地夹了两片，塞进嘴里。

望着文书强一人贪馋的样子，感到有些难堪的兰飞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为打破拘谨的场面，创造一种热烈的气氛，兰飞站了起来，并高高举起酒杯，热情洋溢地朗声说：

“欢迎伍社长、黎总编远道来古城，首先请让我敬您们二位一杯。”

“欢迎伍社长！欢迎黎总编！”几位作陪的先生也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并且一个个举起了酒杯。

“谢谢！谢谢小兰的热情款待！谢谢各位的盛情！”伍先生和黎女士连声向大家道谢！

“干杯！”兰飞大声叫道，侧转身，正好和伍先生面对面，两人的目光都透过各自的眼镜，交织在两人并举的酒杯上空。

正在贪吃的文书强听到大家的干杯声，才猛然醒过神来，尴尬中慌忙拿起酒杯，跟着大家大喊“干杯”。

在一阵“干杯”的叫喊声和酒杯的碰撞声中，每个人将杯中的酒或饮料一饮而尽。

文书强那狼吞虎咽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伍先生和黎

女士都用奇异的目光望着他，脸上还仿佛挂着几分轻蔑的微笑。作为书店的合伙人和朋友的易伟感到文书强有失体面，为提醒他的注意，为了尽量挽回面子，易伟轻轻拍了拍文书强的肩膀。

尽管这是轻轻的一拍，文书强也不由得一惊，他不知道有什么事，连忙放下了手中的碗筷，满怀狐疑地望着易伟。

“诸位，你们看！”易伟带着浓重的湘乡口音说道：“我们文老板其貌不扬，但很有内才，他当年还创作过电影文学剧本，并且获得很大成功。”

易伟的话果然有效，伍先生和黎女士立刻收敛起轻蔑、讥讽的微笑。这两位文人不由得对这位馋嘴的文先生刮目相看，并从内心深处发出几声赞叹：

“不错！不错！”

“没什么！没什么！”文书强谦虚地连声说道。

面对这种场面，见微知著的兰飞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对易伟增加了几分敬意。

尽管易伟是一位中学教师，但并非是一位普通的文弱书生，他骨骼粗壮、身材魁梧、方脸大耳，他身体健康得像一个运动员，更像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他两眼炯炯有神，两道锋芒毕露的剑眉往往使一些不了解他的人望而生畏，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性像他的鼻梁一样正直，他的心地像无色透明的雪碧一样纯净、善良。

在日常生活中，易伟始终遵循着祖辈遗传下来的两条戒律：第一，戒酒；第二，戒色。

在一般情况下，易伟更是滴酒不沾，除非是遇到他心情特别高兴的时候，他也许会豪饮几杯。

那是1986年5月14日，学校成立民革支部，易伟当选为支部主委。那天，易伟自掏腰包，摆了两席午宴，除了民革支部九个成员外，还特邀了民革市委、市政协及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相关人员就餐。学校校长和几位来客商量着想把易伟灌醉。易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劫”难逃。他早有思想准备，饮酒之前，连吞了几块肥厚的大扣肉。

酒过几巡，易伟虽然满脸通红，但他并没有醉，这是酒走皮筋。再看那位校长，脸如白纸、烂醉如泥，下起了“猪崽”。

和平时一样，易伟没有忘记“戒酒”的戒律。加了醋的雪碧，不仅多了一种口味，而且有利健康，因为醋可以助消化，醋可以降血压，醋可以软化血管……易伟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酒杯里加了醋的雪碧，禁不住连饮了两杯。

兰飞叫过服务小姐，示意再上一瓶雪碧，并将易伟的酒杯斟满。

“伍社长！”兰飞凑近伍良诚，伸出因长期抽烟而熏得发黄的右手指了指易伟，带着某种神秘色彩，告诉伍先生：

“易老师也是民革的，而且还是学校支部主委。”

伍良诚一听，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立刻站了起来，并离开座位，向易伟伸出右手：

“幸会！幸会！”

“想不到堂堂杂志社的社长也会是民革党员，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易伟更是感到有几分意外和高兴。

“说实在的，我们民革党员大都是有一定的能力和水平，兰飞有易老师这样的人扶助，我们杂志社更加放心了。”

“谢谢伍社长的信任，我一定尽个人所能，帮助兰飞把杂志发行好。”

“易老师!”伍良诚习惯性地用左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近视眼镜，并透过镜片，扫视了围在餐桌前的每个人，带着尊敬的口吻说道，“我看我们今天在座的十个人中，数您年纪最大，不知您贵庚多少?”

“我是一九四一年出生，今年整整五十六岁了。”

“我是一九四九年出生的。”

“真是名副其实的解放牌，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比你痴长八岁，那我是老兄了!”易伟开心大笑，显然有几分得意。

谈笑间，伍良诚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并举到易伟面前：

“易老师，今天有幸结识您，我们又都是民革党员，请让我先敬老兄一杯!”

易伟见状，连忙举杯相迎。

“且慢!”早就按捺不住的石朋喊道，“伍社长远道而来，饮的是啤酒。而易老师作为老兄只饮雪碧，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我看，易老师也得喝啤酒!”

“对!对!易老师应该喝啤酒!”本来坐在一边不声不响的常长弓、小方等人随声附和，并强行撤换了易伟手中的酒杯。

“好!啤酒就啤酒!”易伟豪爽地说道，并伸手拍了拍伍良诚的肩膀：“伍社长，我亲爱的老弟同志!我本来是不喝酒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陪你干了这一杯!”

“好!干杯!”众人呐喊助兴。

“干!”伍良诚一仰脖子,将酒一饮而尽,并用右手举杯亮底。

“干!”易伟也将酒一饮而尽。

“好!”兰飞、常长弓、石朋等人是第一次目睹易伟这样大口喝酒,不由得齐声喝彩,并一起鼓起掌来,把午宴的气氛推向高潮。坐在其它餐桌边的顾客也被这里的掌声所吸引,都投过来好奇的目光。

“伍社长!易老师!”石朋这时又举着酒杯凑了过来:
“让小弟敬您们一杯!”

石朋嗜酒如命,色胆过人,易伟对他很有几分不满。他实在不明白,兰飞为什么要和石朋这样的人交朋友。

自称小弟的石朋年龄不算小,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在大家的印象中,石朋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和职业,只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在省新闻出版局工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古城市新闻出版局一年多前曾临时聘请他在扫黄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他驾着边斗摩托车,很是威风了一阵。他也就借此而结交了几个书刊发行单位和印刷厂的朋友,特别是和邮政局报刊发行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混得很熟。不知什么原因,石朋被扫黄办炒了鱿鱼,便自己开了个书刊零售店,开始涉足书刊发行来了。

“我这里装着的是白酒。”石朋指着自己的小酒杯说道,“白酒对啤酒,一杯对一杯,我先干为敬!干杯!”

“好!干杯!”伍良诚将酒一饮而尽,本能地用手指抹了抹嘴。

易伟像一尊佛像一样,端然坐在那里,没有一点举杯的动向,心有不甘的石朋哪肯放过。和易伟相比,石朋觉得自